

中國經濟學人

中國話本大系

T070106

I242.3

<28>



西湖佳話

徐州師院圖書館

二種

江蘇古籍出版社

(蘇)新登字006號

中國話本大系

西湖佳話 等三種

墨浪子等 編撰

袁世碩等 校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 淮海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張17.125 插頁6 字數378,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冊

ISBN 7—80519—440—8/I·121冊

責任編輯：吳偉斌 徐文博 定價：14.40元

出版說明

話本小說和擬話本小說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一份珍貴遺產，作品甚多，源遠流長，在我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歷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從來沒有系統地整理出版過，爲了繼承這份豐富的文學遺產，使它更好地流傳下去，同時也爲了給專業工作者提供研究的資料，我們組織有關力量，系統地整理出版話本、擬話本的代表作，定名爲《中國話本大系》。

《中國話本大系》爲我國話本、擬話本的第一部系列叢書。所搜輯的話本、擬話本上起於唐，下訖於清。它不僅包括國內公私藏書中的善本、珍本、孤本，而且也包括流散在日、美、英、法等國的罕見版本，計約一百種，擬在若干年內分批出版。

《中國話本大系》選擇善本爲底本，參校其他有價值的版本。爲保存其本來面貌，本叢書一律不作刪節。不同版本的異文，根據情況附出校記。原底本上的批語及其他有關資料，一併附錄於後。

前言

《豆棚閒話》、清聖水艾衲居士編，驚湖紫髯狂客評，天空嘯鶴敘。艾衲居士真實姓名未詳，由書敘、書評及作品內容推斷，作者當是由明入清有志不得伸展的下層文人。曾身歷鼎革之際舉世洶洶的社會動蕩，後雖承平日久，但「責不去一肚子詩云子曰」，故「收燕荅雞墜于藥裏，化嘻笑怒罵為文章」（見《敘》），一邊靠在民間行醫維持其艱難生計，一邊從事詩文小說創作，借以發洩胸中的憤懣。

艾衲居士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作家，「胸藏萬卷，口若懸河，下筆不休，拈義即透，凡詩集、傳奇、劇、而而膾炙天下者，亦無數矣」（見第十二則《回末總評》），可惜究竟有哪些作品，是否還流傳于世，今尚無從查考。《豆棚閒話》是其諸作中的一種，書評稱：「適當盛夏，謀所以銷之者，于是《豆棚閒話》不數日而成。」這組《閒話》是以豆棚為引線，以講說故事的形式寫出的一組短篇小說，共十二則。每則圍繞一個中心，或長或短，講述若干個小故事。或倒顛歷史成案，或評說社會傳聞，或自敘親身經歷，或高談宇宙人生。針對社會流弊和「異端」思潮，或揭露，或隱諷，或勸示，或嘲謔，或猶犖爭辯，或大張捷伐，無不明白盡緻，痛快淋漓。故名雖題為「閒話」，實則無不有所為而發。譬如空青



石點開盲人之目，兩個先兒却痛哭起來，說眼見得人世如許孽海冤山，反不如閉着眼時心裏自在。爲尋求解脫，竟相率鑽入杜康埋中。《范少伯水葬西施》說范蠡身為吳人，助越興霸，在越則忠，在吳則逆。功成身退，扁舟五湖的謀士一變成了手殺西施、貪詐陰狠的小人。《首陽山叔齊變節》說叔齊難耐腹枵，背着伯夷匆匆下山，向周王朝投誠求官，一個千載高風、孤耿廉直的典範人物竟成了醜顏新朝的無耻之徒。這些故事看是謠浪，直有唐突古人之嫌，但作者的用心，却是村婦野老也能沁心會意的。至于《大和尚假意超昇》揭露佛門敗類無惡不作；《陳齋長論地談天》力辟佛老，歷數其惑亂人心的種種罪狀；《小乞兒真心孝義》頌贊立身以孝爲本，至微不至的卑田人物；《藩伯子破產興家》諷勸世人輕財重義、積善修德等等，就更能見出作者「拒諛行，放淫辭」的「一片苦心大力」和力圖解脫世人之惑的「不得已之心」。

但應指出的是，作者借故事人物之口演說宇宙本體，雖多有高論，但受科學認識水平的限制，也不無訛謬之處；其追述明末動亂年景的故事，雖極深刻地揭示了動亂根源、明季政權的腐朽，忠實地反映了民衆的怨憤情緒，但對農民起義隊伍中魚龍混雜的陰暗面，却作了明顯地歪曲和誇張。

《豆棚閒話》藝術上頗有可取之處，十二則故事如連藤之果，有效地展示了作者思想的各個側面。故事雖短，但情節的變化却也跌宕有致，如書評作者所說，每有「水窮雲起，樹轉峰來，掩卷而思，不知後來路徑」之妙。

《豆棚閒話》成書當在清政權穩定之後的一段承平時期。現存較早的刻本有繪像翰海樓藏版本和金闈書業堂刊本。據書籤記載，書業堂本刊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但與翰海樓本相較，

似有明顯刪削改動的痕迹，故翰海樓本當成書更早。本書校點以翰海樓本為底本，以書業堂本和珍本叢書本（係據翰海樓本排印，但文字間有出入）為參校本。重要異文均寫有校勘記，極細微處從略。為儘可能多的保持底本原貌，除明顯誤刻字均予改正外，通假字一般不作改動。限于水平，校點難免有失當處，謹請讀者指正。

張道勤

一九九二年春

豆棚閒話

聖水艾衲居士編 鴛湖紫髯狂客評

艾衲云：吾鄉先輩詩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冊。其所詠古風、律、絕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膾炙人口。惜乎人遐世遠，湮沒無傳。至今高人韻士，每到秋風豆熟之際，誦其一二聯句，令人神往。余不嗜作詩，乃檢遺事可堪解頤者，偶列數則，以補《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詩一首弁之。

詩曰：

閒着西邊一草堂，熱天無地可乘涼。

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

栽得豆苗堪作蔭，勝于亭榭又〔一〕生香。

晚風約有溪南叟，劇對蟬聲話夕陽。

〔一〕又——『書業堂本』作『反』。

目次

第一則	介之推火封妬婦	一
第二則	范少伯水葬西施	一二
第三則	朝奉郎揮金倡霸	二三
第四則	藩伯子散宅興家	三七
第五則	小乞兒真心孝義	四八
第六則	大和尚假意超昇	五八
第七則	首陽山叔齊變節	六九
第八則	空青石蔚子開盲	八一
第九則	漁陽道劉健兒試馬	九二
第十則	虎丘山賈清客聯盟	一〇四
第十一則	黨都司死梟生首	一二一
第十二則	陳齋長論地談天	一三三

豆棚閒話

第一則 介之推火封妬婦

江南地土窪下，雖屬卑濕，一交四月，便值黃霉節氣。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當空，無論行道之人汗流浹背，頭額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氣喘，無處存着。上等除了富室大家，涼亭水閣，搖扇乘涼，安閒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散髮披襟，逍遙于長松蔭樹之下，方可過得。那些中等小家無計佈擺，只得二月中旬覓得幾株羊眼豆秧，種在屋前屋後閒空地邊，或拿幾株木頭、幾根竹竿，搭個棚子，搓些草索，周圍結綵的相似。不半月間，那豆藤在地上長將起來，彎彎曲曲依傍竹木，隨着棚子牽纏滿了，却比造的涼亭反透氣涼快。那些人家或多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椽子，或撥張椅子，或鋪條涼蓆，隨高逐低坐在下面，搖着扇子，乘着風涼。鄉老們有說朝報的，有說新聞的，有說故事的。除了這些，男人便說人家內眷；某老娘賢，某大娘妬。大分說賢的少，說妬的多。那女人便說人家丈夫；某官人好，某漢子不好。大分愛丈夫的少，妬丈夫的多。可見「妬」之一字，男男女女，日日在口裏提起，心里轉動。如今我也不說別的，就把「妬」字說個暢快，到也不負這個搭豆棚的意思，你們且安心聽着。

當日有幾個少年朋友，同着幾個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右手拿着一把扇子，左手拿着不知

甚麼閒書。看到鬧熱所在，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詩，忽然把扇子在檯上一拍，叫將起來，便道：「說得太過！說得太過！」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却是爲何？」那少年便把書遞與他，一手指道：「他如何說？」

人案文夫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公案文夫凶少，說文夫凶少，凶見一說二一，一，現見文夫：口事節。到兩般猶未毒，豈最毒婦人心。某書說書，某大賦說。大子如費心，說說凶。職文人時說

做詩的人想是受了婦人閒氣，故意說得這樣利害，難道婦人的心，比這二種惡物還毒些不成？」那老成人便接口說道：「你們後生小夥子不曾經受，從不曾出門看見幾處，又不曾逢人說着幾個，如何肯信？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紀，甯可做個繆夫，不敢娶個婆子。實實在江湖上看見許多，人頭上說將來，又聽得許多，一處有一處的利害，一人有一人的狠毒。我也說不得許多，曾有一個好事的人，把古來的妬婦心腸併近日聞見的妬婦實跡，備悉纂成一冊《妬鑑》，刻了書本，四處流傳。初意不過要這些男子看眼裏，也好防備一番；又要女人看肚裏，也好懲創一番；男男女女好過日子。這箇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來的聖經，還增十分好處。那曉得婦人一經看過，反道「妬」之一字從古流傳，應該有的，竟把那《妬鑑》上事蹟看得平平常常，各人另要搜尋出一番意見，做得新新奇奇。又要那人在正本《妬鑑》之後，刻一本《補遺》二集、三集。乃在婦道中稱個表表豪傑，纔暢快他的意思哩！」

又有一個老成人接口道：「這《妬鑑》上有的，却是現在結局的事，何足爲奇！還有妬到千年萬載，做了鬼，成了神，纔是希罕的事。」那少年聽見兩個老成人說得勛勛節節，就拱着手說道：「請教！請教！」那老成人說道：「這段書長着哩！你們須烹幾大壺極好的松蘿芥片、上細的龍井芽茶，再添

上幾大盤精緻細料的點心，纔與你們說哩！」那少年們道：「不難不難，都是有的。只要說得真實，不要騙了點心茶喫，隨口說些謊話哄弄我們。我們雖是年幼，不曾讀書，也要質証他人，方肯信哩。」

那老成人不慌不忙，就把扇子摺攏了，放在櫓角頭，立起身來說道：「某年某月，我同幾個夥計販了藥材，前往山東發賣。騎着驢子，隨了車駝，一程走到濟南府章丘縣臨濟鎮之南數里間，遇着一條大河。只見兩邊船只牲口你來我往，你往我來，稠稠密密，都不在心上。見有許多婦人，或有過去的，或有過來的。那醜頭怪腦的隨他往來，得個平常；凡有一二分姿色的，到彼處却不敢便就過去。一到那邊，都把兩鬢蓬蓬鬆鬆，扯將下來，將幾根亂草插在髻上，又把破舊衣服換在身上，打扮得十分不像樣了，方敢走到河邊過渡。臨上船時，還將地上的浮土灰泥擦抹幾把，纔放心走上船，得個平平安安渡過河去。若是略像模樣婦人不肯毀容易服，渡到大河中間，風波陡作，捲起那腌腌贖贖的浪頭，直進船內，把貨物潑濕，衣服穢污，或有時把那婦人隨風捲入水內，連人影也不見了。你道甚麼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兇險惡孽？我悄悄在那左近飯店輕輕訪問，那裏人都要過渡，懼怕他的，不敢明白顯易說出他的來頭。只有一個老人家，在那裏處蒙館的，說道：「這個神道其來久矣。在唐時，有個人做一篇《述異記》，說道此河名妬婦津。乃是晉時朝代太始年號中，一人姓劉名伯玉，有妻段氏名明光，其性妬忌。伯玉偶然飲了幾盃餓酒，不知不覺在段氏面前誦了曹子建的《洛神賦》幾句，賦曰：「一」：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

〔一〕賦曰——『書業堂本』作「道」。

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之〔一〕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二〕出淥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三〕御。雲鬢峨峨，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顰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碧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縞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于山隅。

讀至此，不覺把案上一拍，失口說道：「我生平若娶得這個標致婦人，由你潑天的功名富貴都不願了〔四〕，吾一生心滿意足矣！」此亦〔五〕是醉後無心，說這兩句放肆的閒話。那知段氏就心中頓然火發〔六〕，口中發出話來〔七〕道：「君何說着〔八〕水神的面目標致，看得〔九〕十二分尊重，就〔一〇〕當面把我奚落得不成人地位〔一一〕？若說水神的好處，我死何愁不爲水神！」不曾說完，一溜煙走出門來〔一二〕。那丈夫亦料無別事，不在心上〔一三〕，那知〔一四〕段氏就在〔一五〕河濱做個鷓子翻

〔一〕、〔二〕之——《洛神賦》無。〔三〕不——《洛神賦》作「弗」。〔四〕都不願了——「書業堂本」作「要他怎急（麼）」。〔五〕亦——「書業堂本」作「乃」。〔六〕就心中頓然火發——「書業堂本」作「听了心中火起」。〔七〕口中發出話來——「書業堂本」作「就發話」。〔八〕說着——「書業堂本」作「看得」。〔九〕看得——「書業堂本」作「就」。〔一〇〕就——「書業堂本」無。〔一一〕得不成人地位——「書業堂本」無。〔一二〕走出門來——「書業堂本」作「竟走出門去」。〔一三〕丈夫亦料無別事，不在心上——「書業堂本」作「伯玉那知就里」。〔一四〕那知——「書業堂本」作「不料」。〔一五〕就在——「書業堂本」作「走到」。

身之勢，望着深處從空一跳，就從下邊〔一〕沉下去了。伯玉慌得魂不附體，放聲大哭，急急喚人打撈，到底沒〔二〕有踪影。整整哭了七日，喉乾嗓咽，一交跌倒，朦朧暈去，看〔三〕見段氏從水面上走近前來，說道：「君家所喜水神，吾今得爲神矣！君須過此，吾將邀子爲偕老焉。」言未畢口〔四〕，段氏即將手把伯玉衣袂一扯，似欲同入水狀。伯玉驚得魂飛天外，猛力一迸，忽然甦醒，不覺乃是南柯一夢。伯玉勉強獨自回家，詎料段氏陰魂不散，日日在津口，忽時有〔五〕聲，忽時現形，只要伺候丈夫過津，希遂前約。不料伯玉心餒，終身不渡此津。故後來凡有美色婦人渡此津者，皆改裝易貌，然後得濟，不然就要興風作浪，行到河水中間，便遭不測之虞了。」

那些後生道：「這段氏好沒分曉，只該妬着自己丈夫，如何連別的女人也妬了？」又有個老者道：「這個學究說的，乃是做了鬼還妬的事，適纔說成了神還妬的事，却在那裏？」內中一個老者道：「待我來說〔六〕明白。〔七〕妬婦津天下却有兩處，這山東的看來也只〔八〕平常，如今說的纔是利害哩！」那後生輩聽見此說，一個個都站將起來，神情錯愕，問道：「這個却在何處？」老者〔九〕道：「這個〔一〇〕在山東對門，山西晉地太原府綿縣地方。行到彼處，未及十里，路上人娓娓說長說短，都是這津頭的舊事，我却不信。」

〔一〕 下邊——「書業堂本」作「水面」。
〔二〕 到底沒——「書業堂本」作「那」。
〔三〕 看——「書業堂本」作「只」。
〔四〕 口——「書業堂本」無。
〔五〕 時有——「書業堂本」作「然作」。
〔六〕 此處「書業堂本」有「個」字。
〔七〕 此處「書業堂本」有「那」字。
〔八〕 只——「書業堂本」作「還」。
〔九〕 此處「書業堂本」有「便」字。
〔一〇〕 這個——「書業堂本」無。

看看行到津口，也有許多過往婦人粧扮醜，亦如山東的光景，也不足異。直到那大樹林下，露出一個半大的廟宇，我跳下牲口，把韁繩、鞭子遞與驢夫，把衣袖扯將下來，整頓了一番，依着照牆背後，轉到甬道上去，抬頭一看，也就把我唬了一驚。只見兩個螭頭直冲霄漢，四圍罵爪高接雲烟。八寶粧成鴛鴦瓦脊耀得眼花，渾金鑄就饕餮門環閃人心怕。左邊立的朱髭赤髮，火輪火馬，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右邊站的青面獠牙，皂蓋玄旗，我却認做瘟疫司中牙將。中間坐着一個碧眼高顴，紫色匾兜面孔，張着簸箕大的紅嘴，乃是個半老婦人，手持焦木短棍，惡狠狠橫踞在上，旁邊立着一個短小身材，匾儂苦楚形狀的男人，朝着左側神廚角裏，却是爲何？正待要問，那驢夫搖手道：「莫要開言，走罷走罷！」只得上驢行路。

走了五六里，悄問再三，驢夫方說：「這個娘娘叫做石尤奶奶，旁邊漢子叫做介之推。直是秦漢以前列國分爭時節，此乃晉國人物。只因晉獻公寵愛一個妬婦驪姬，害了太子申生，又要害次子重耳。重耳無計擺佈，只得奔逃外國求生。介之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年紀甫及二十，纔娶一妻，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名喚石尤。兩個原生得風流標致，過得似水如魚，真個才子佳人，天生一對，蓋世無雙的了。却爲重耳猝然遭變，立刻起程，之推是東宮侍衛之臣，義不容緩，所以奮不顧身，一轡頭隨他走了，不曾回家說得明白。就是路中要央箇熟識寄信回時，那重耳是晉國公子，隨行有五個人，一個是魏犢，一個是狐偃，一個是顛頡，一個是趙衰，這個就是之推了。急切裏一時逃走，恐怕漏了消息，驪姬知道，唆聳獻公登時興兵發馬，隨後追趕，不當穩便，都是改頭換面，濫濫褻褻，夜住曉行，甚是苦楚。石氏在家，那曉得這段情節？只說正在恩愛之間，如何這冤家賊地拋閃？想是有

了外遇，頓然把我丟棄！叫天搶地，忿恨一回，痛哭一回，呪咀〔一〕一回，痴想一回，恨不得從半空中將之推一把頭髮揪在跟前，生生的咬嚼下肚，方得快心遂意。不料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胸中漸漸長起一塊刀砍不開，斧打不碎，堅凝如石一般，叫做妬塊。俗語說「女」傍有「石」，「石」畔無「皮」，病入膏肓，再銷銘不得的了。

那知之推乃是個忠誠苦節之臣，隨了重耳，四遠八方，艱難險阻，無不嘗遍。一日逃到深山，七日不得火食，重耳一病幾危。隨行者雖有五人，獨有之推將股上肉割將下來，煎湯進與重耳食之，救得性命。不覺荏苒荏苒，過了一十九年，重耳方得歸國，立爲文公，興起霸來。後來那四個從龍的侍衛之臣都補了大官，受了厚祿，獨之推一人，當日身雖隨着文公周行，那依戀妻子的心腸端然如舊，一返故國，便到家中訪問原妻石氏下落。十餘年前，早已搬在縣竹山中去了，之推即往山中探訪消息。

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個丈夫朝夕打罵不已，忽然相見，兩個顏色俱蒼，却不認得。細說因由，方纔廝認，忽便震天動地，哭將起來。之推把前情說了一番，那石氏便罵道：「負心逆〔二〕賊，閃我多年，故把假言搪飾！」只是不信。少不得婦人家的舊規，手搥口咬，頭撞腳踢了一回。弄得之推好像敗陣傷亡，垂頭喪氣，一言也不敢發。只指望待他氣過，溫存幾時，依舊要出山做官受職去的。那知石氏心毒得緊，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條紅綿〔三〕九股套索，在衣箱內取將出來，把之推扣頸縛住，頃刻不離，一毫展動不得，說道：「我也不願金紫富貴，流浪天涯，只願在家兩兩相對，齏鹽苦守；還要

〔一〕 咀——疑爲「詛」之訛。

〔二〕 逆——

「書業堂本」無。

〔三〕 綿——

「書業堂本」作「錦」。